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十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辛未二十四年春正月己丑定國子監官品秩員數祭酒一人從四品司業一人正六品監丞一人正八品典簿一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從八品學正十人正九品學錄七人典籍一人從九品掌饌二人雜職

二月戊午擢河間府景州學正胡季安試國子祭酒○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策試會試舉人三十一人於奉天

殿擢許觀爲第一。○封皇子㰘爲慶王（在慶陽後徙韋州）松爲韓王（在開原）模爲瀋王（在潞州）桱爲唐王（在南陽）○癸卯諭皇太子諸王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徤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終始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偷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夷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敗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當克謹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上謂廷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而問之莫能

荅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必其朕闕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夏四月彗星三入紫微垣○詔更定侍班官員○五月丁亥詔定文武官員封贈

兵部尚書茹瑺等奏凡文武官員封贈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上命翰林院考古制學士劉三吾奏宋制與今例同詔從舊制瑺又奏庶子襲武職例止封嫡母所生庶母無封贈復命禮部翰林院考古制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

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誥從宋制。

更定六科官制

科增都給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改給事中正九品尋又改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事中給事中並從七品六科掌侍從規諫補缺拾遺稽察六部之事而糾其弊誤凡臣民題奏下該而署之駁正其違失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執奏封還凡百司官非其人政失其理露章疏劾或封章奏劾凡日朝六科輪一人侍殿廷左右執筆記旨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掌科預焉凡旨下東科類吏科西科類兵科日早朝進揭帖凡諸司題奏日附科籍五

日一鈔註殿椅綾朝參門籍六科流掌焉內官傳旨下。補奏得旨而後施行之。

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諭禮部曰。農夫舍耒耜。無以爲耕。匠氏舍斤斧。無以爲業。士子舍經籍無以爲學。朕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向嘗頒與五經四書。他子史諸書。未曾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遣人福建購予之。

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

勑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削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慾潔身

以爲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眞皆不循本俗汙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翻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齋醮亦不許拜奏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倣瑜珈教稱爲善友假張眞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己未詔諸儒臣更定禮制

己未詔兵部都察院同翰林諸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於是羣臣集國初以來禮制斟酌損益更定以聞

壬午陞大理寺丞周志清爲卿

上諭之曰大理之職卽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冑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爲大理寺卿當推情定法毋爲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命也

秋八月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上諭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向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數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於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遣使勅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雨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衞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

九月庚子詔建寧歲貢上供茶聽茶戸採進有司勿與

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寧茶品爲上其所

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戸五百免其徭役俾專事採植既而有司恐其後時嘗遣人督之茶戸畏其逼迫往往納賂上聞之故有是命

罷閤門使○詔問刑如律

嘉興府通判龐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以鹽賞其獲者戸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肯意豈可以一時之例壞萬世之法昔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敕自今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者命殺之大理小卿戴胄奏據法應流太

宗怒曰卿言守法而使朕失信戴冑曰敕者出於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今之律即古所謂法國家布大信於天下者也例者即古所謂敕出於一時之命也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於天下也上然其言詔論如律

冬十月丁巳賜生員巾服之制

襴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絛軟巾垂帶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

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乙丑擢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爲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

堅言九事。一曰隨養聖躬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愼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三曰攘夷狄以爲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爲民生之福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書奏

上

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

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爲新化縣丞。

丹，溫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安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劉伎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令禮部宴賚而遣之。

十一月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等請討西番不許

馮勝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無輕動爾勝及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為武備待其有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命也

高麗權國事王瑤遣使送互市馬至遼東命發廣寧中護等衛牧養○皇太子還自陝西○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

震至四川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

便之。

命湖廣寶慶舍人倪恭參贊清平衛事。以上言四事而嘉之也

壬申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命五軍都督府程督天下衛所在屯軍人樹桑棗柿栗胡桃之類。○二月辛巳。潁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為田園。不許

上曰。爾貴為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慚而退。

三月癸未。命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等往陝西山西河南簡閱士馬。○夏四月壬子。命涼國公藍玉率蘭州諸衛將士征西番罕東之地。○丙子。皇太子薨

上御東角門。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

此命也祔葬孝陵東冊曰名以彰德謚以表行古今通
議爾皇太子標居儲位二十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
特遵古典從公議賜　謚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
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詔都督聶緯總兵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五月己未
凉國公藍玉師至建昌
初以聶緯爲總兵命俟玉至緯爲之副五月辛巳玉至
罕東欲縱兵深入其將佐多言西虜負固已久卒然聞
大軍深入必鳥獸散去我衆雖多無所施莫若綏之遣
將招諭宣　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勝
而歸揚威示德在此舉矣玉不從遣都督宋晟等率兵

狥附眞川土酋吟外等擺遁去又襲逃寇祈者孫弗及既而有詔命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玉又欲深入番地取道松叠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玉悉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多相率道亡玉不得已乃由隴石抵建昌六月癸酉遣使勑藍玉曰月魯帖木兒無父無君詭詐萬狀大軍入境遂信其降斂兵以待爲其所玩比又遣人至京往來之間則彼之寨柵已修粮餉已足孳畜之類已收精銳之兵已選與戰則難遽決勝若大軍初到之時彼寨未修孳畜之類未收精銳之兵未選遂與決戰必當致勝乃不乘此機而以詐爲誠非愚而何即今彼寨中出者不論多寡盡拘收之切莫

縱遷近知其營盤兵馬所者止楊把事及璉璉千戶二人速宜擒執之乃其謀主也既執之彼再無與謀者矣如獲領真卜當即戮之其月魯帖木兒多子往往以之出質若有來者收撫之大軍必多方搜捕毋信其虛言必擒之而後已

秋七月癸未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討月魯帖木兒大破之

瞿能率各衛兵至雙狼寨攻破之擒偽千戶段太平等其衆大潰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進攻托落等寨拔之月魯帖木兒復遁走能復追之轉戰而前破水寨關及上屬寨進至打冲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

大戰又敗之俘其衆五百餘人溺死者千餘獲牛馬無筭官軍入德昌知府安的渡打冲河遁去能遂調都指揮同知陶凱分兵入普濟州搜捕之獲賊為橋於打冲河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余墊進至水西斬月魯帖木兒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酋長沙納的等皆中矢死能遂攻天星卧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柏興州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丁未改詹事院為詹事府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仍兼詹事

洪武祖太子居文華堂諸儒臣進班侍從當是時東宮

官皆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僚十四年始設東宮司直郎清紀郎十五年置左右春坊庶子等官又置司經局官二十二年以官聯無統乃置詹事院至是改院為府設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主簿一人從七品錄事二人正九品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列署府中而事皆總於詹事府

遣使諭涼國公藍玉

上遣使諭總兵官涼國公藍玉曰月魯帖木兒凶頑無識生死輕重殊無顧藉其用事者楊把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即羈之勿令遁去昔寇恂斬皇甫文而降高峻用此計也且月魯

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若知其所在。即遣兵進攻若來降。密爲之防所謂事起乎所忽不可不慎其屯人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諸將散亾者捕送京師又蘇州去西番甚邇宜早定之其栢興州賈哈喇境內摩娑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宥其餘衆俾耕牧以供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留意賈哈喇者摩娑洞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之職至是從月魯帖木兒叛。

巳酉勅刑部榜諭天下學校

時各處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嵐州

學正吳從權對曰臣爲學正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聞
山陰縣學教諭張恒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於
民事無所知　上謂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
接縱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暇并四時節序朋友往來
於民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槩言不知詐也且儒者
所學者聖賢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雖未際遇其心常
在朝廷伊尹耕於莘野常以致君澤民爲念及出相湯
發其所蘊以安天下甯戚未遇扣角而歌自薦於齊桓
公佐興霸業漢賈誼董仲舒輩皆起於田里上書數陳
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
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旣

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為宰相佐真宗日以四方水旱蝗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為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警惕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於君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以對朕言迺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為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為爾所壞使天下教官皆効汝輩所為朝廷焉

能得人二人皆愚开失措 上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
者立心不誠爲聖賢之教虚糜廩祿無補於時宜寘之
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
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興以帷簿不修伏誅○丁卯命公
馬勝等偕王瑯等往山西大同等處籍民丁立軍衛開墾
屯田○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爲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
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則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
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
西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嚮惟刑部掌邦刑已
置西北太平門之外於是以宗人府吏戶禮兵工五部

列於廣敬門之東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司列於廣敬
門之西悉改造令規摹宏壯命主事高有常董其役
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須醒貪簡
要錄于內外諸司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
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
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
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
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
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
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

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序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人皆知所以自儆

九月戊子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瑶而自立

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禑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而回軍禑自知負罪惶懼遜位於其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瑶權國事又今四年亦復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離間勳舊其子奭復痴騃無知縱于酒色與禑黨玄貴

等潛謀復禑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東爲李成桂所阻致令朝廷索取馬匹以此譖於王瑤謀害成桂及趙浚鄭道傳南誾等國中臣民多被殺戮本臣國人以社稷生靈爲慮謂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瑤於私第擇于宗親無可以當與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咸皆歸附於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國事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智奏其事上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幽豈可遽信爾禮部移文從其自爲聲教若能順天道合人心

以安東夷之民不敢逆衆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

庚寅立皇孫允炆爲皇太孫

懿文太子薨　上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承嗣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上無過憂　上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孫詔曰朕若列聖相繼收守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五年前者選將練兵奠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强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月十三日冊嫡孫允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既爲太孫中外萬幾時付裁决當是時政治嚴毅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然愛

歲
命疏鑿溧陽縣銀墅東垻河道
自十字港至沙子河凡三千九百六十丈又沙子河至
臙脂垻凡三百六十丈計役嘉興等府州民丁三十五
萬九千七百人〇既復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
之諭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費浩繁一自浙河至丹
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
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錢甸而疏鑿河流以通于
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
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頓首受命而行旣河成人皆便之
冬十月追封沐英爲黔寧昭靖王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

征鎭雲南○定王府筵宴按察僉事坐次

王府筵宴舊長史上殿僉事坐廡下。公聚長史亦居僉事上。上謂僉事方面官。宜入殿坐長史上

凉國公藍玉遣送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至京伏誅

藍玉兵次柏興州遣百戸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遂降其衆盡遣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

玉因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鎭禦巴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戸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灌縣西連松茂碉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增置軍衛

下羣臣議行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爲兵。其長河西朶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上報玉曰：籍民爲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況兇渠已獲，人知順命，雖獷猂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即還京。玉遂班師，而都指揮瞿能、同知徐凱亦還成都。

命儒臣重定文武百官職名品秩勳階俸祿。○閏十二月乙酉，以高麗爲朝鮮國。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　上
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其國
號朝鮮
甲午免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官○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
於天下僧寺
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名姓爲僧遊食四
方無以驗其眞僞於是命造周知文冊在京及在外府
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
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既成頒示天
下僧寺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
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隱者罪亦如之

宥死囚輸粟于邊

上謂刑官曰先王法天道以脩政令方今春陽發生萬物咸遂其性而民乃有冐法禁至死者朕爲惻然若候時處決則縶縲之久死者必多其見縶死囚悉貸其死令還鄉備貲輸粟北邊贖罪於是重囚得宥死者四百四十八人是時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大珠一顆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以僞物侮人命椎碎之因以上聞

上嘉歎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奇物必以獻朕以求容悅而靖不然所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於身苟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是以 珠而起大獄靖有陰

德於人二善也若門卒得是珠因而嘉獎之由是快[illegible]
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靖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
處常易而應變難今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処
斥以為偽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
癸酉二十六年春正月起致仕兵部尚書唐鐸以刑部尚
書楊靖皆兼太子賓客○辛巳置大同後衛及東勝左右
陽和天城懷安萬全左右宣府左右中衛于大同之東高
山鎮朔定邊玉林雲川鎮虜宣德七衛于大同之西皆築
城置兵屯守○乙酉殺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
玉為錦衣衛指揮蔣瓛告謀反命羣臣訊狀伏誅徽以
文行歷官監察都御史陞左都御史上謂徽秉職公勤

復其家擢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有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値母喪乞守制徽不聽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終喪是時推海州儒學訓導閻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衡致仕二十五年太子太保支兼俸至是坐姦黨死

賜代兄謫戍之人及當其監送者

陜西民有坐事戍邊者妻病留中途其弟亦赴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其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幷其人訴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

二月丙辰命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往北平等處備邊○聽成祖文皇帝節制○庚午諸司職掌成詔頒行中外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迺命吏部同翰林院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類類編為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

詔刊行頒布中外

甲戌頒稽制錄于諸功臣

上自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　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彙編輯爲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侈

夏四月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貸後奏聞著爲令

丙申詔絕安南朝貢

時安南弑主廢立故絶之仍命廣西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自今勿納其來使

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戊申選秀才張宗濂等隨春坊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

講説經史論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悌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辛未遣禮部員外郎潘善應往祭廬山爲周顛仙立碑○

九月戊申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丁巳遣使齎勑勞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

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斂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

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曰古之有志者篤誠守己事不苟爲及其仕也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聲色貨利皆不能動蓋其志已定於未仕之先故生則富貴安榮沒則垂名史册朕臨御三十年矣求賢之心夙夜孜孜而鮮有能副朕望任風憲者無激揚之風爲民牧者無撫字之實昨法司奏言河南僉事王平同書吏高源按臨屬郡其孟津宜陽官吏聞王平至卽斂財爲賄賂計平持法無私不爲利動朕聞之甚嘉若平者眞有志之士哉特遣人賜平鈔百錠及衣被高源賜鈔五十錠爾其益勵初志公務福民則永有嘉譽欽哉

罷中都國子學○甲子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勤爲

存恭坊右旌于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弟節行之士廷臣以浦江鄭氏對　上曰鄭氏朕素知聞其里人王氏亦倣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鄭氏舉沂王氏舉懃徐皆給道里費遣還

冬十月改建翰林院詹事府大醫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後○十一月東莞何迪作亂廣東都指揮使司遣兵擊敗之械廻送京師伏誅○封皇子楩爲岷王在岷州後徙武岡穗爲谷王在上谷○永鑑錄成頒賜諸王

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惡悖逆者以類爲編直敘其

亦須賜諸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可勸懲者別爲書名
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二十七年春正月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
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三月親試會試中式舉人于奉天殿擢張信爲第一○命
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訓練浙江沿海軍士
時浙上有倭寇之警先命都督楊文節制沿海諸軍備
之至是復命輝祖等往加訓練

甲辰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朕嘗令武臣子弟演習武藝今
天下久安彼年少者惟知享父兄保祿縱酒嗜音樂歌

嬉遊戲一旦襲職使之挾弓矢上馬且不能安能爲國家効力戰近揚州衛指揮單蒙襲其父職率兵太州捕冠猝與冠遇蒙軍倂力迎敵蒙懼而走且麾衆使退遂致敗衂此由其素不練習故爾自今武官子弟宜於閑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五軍都督府閱試其騎射閑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俸候三年復試之不能者謫爲軍著爲令

戊申定行人司官秩職任

行人司正正七品左右司副從七品行人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爲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上以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

凡齋醮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軍務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而行人之任重矣

庚戌命天下種桑棗

上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饑煖則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兇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甲寅命韓王瀋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

上以韓王松瀋王模年幼欲其遊觀諸王國都以敦友除之情故有是命二王同日啓行至衛州分道韓王由周歷秦晉抵燕齊瀋王自齊歷燕晉抵秦皆至秋八月而還

夏四月庚辰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春秋致祭○

更定番國朝貢儀

上以番國朝貢舊儀頗煩故復命更定之凡番國王來朝先是遣禮部官勞于會同館明日各服其國服如嘗賜朝服者則服朝服於奉天殿朝見行八拜禮畢即詣文華殿朝皇太子行四拜禮見親王亦如之親王立受

後各二拜。其從官隨番王班後行禮。凡遇宴會。番王班次居侯伯之下。其番國使臣。及土官朝貢。皆如常朝儀

五月辛丑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〇甲寅安南遣使奉表由廣東貢方物卻之

上諭禮部臣曰。安南篡弑不許朝貢。已諭廣西布政司。毋納其使。今又從廣東來。有司不先請命。而擅納其使亟遣人詰責之。仍卻其貢獻不受

癸亥以翰林院修撰任亨泰為禮部尚書〇八月甲戌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金訓練廣東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寇〇乙亥遣國子監生及人才分詣天下郡縣督修水利

上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潴防溝遂之法雖遇旱澇民不爲病恭惟井田溝洫之制議者謂遽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設則是朕嘗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堰可潴畜以備旱熯宣洩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毋妄興工役掊克吾民衆皆頓首受命給道里費而行

庚寅新建京都酒樓成

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

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
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於醉仙樓。
九月戊戌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
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脅肉食之不愈乃
禱於岱嶽。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
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
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
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人
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之良
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爲人子

所當爲也臥氷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只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氷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皆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臥氷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己酉定正蔡氏書傳成

上覩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儒臣

錢宰等定正之。上語以其未上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興矣。爾等宜攷古正今，俾述作以稱朕意。於是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總其事，開局翰林院，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盍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

矣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覘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逮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撒馬兒罕駙馬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

表稱 大明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 聖德超越自古所無之福 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遠國之人

咸得其濟欽仰　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
明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惟知惟忻愛戴臣無以報恩
德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無極照世
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其光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

庚申纂寰宇通志書成

上以輿地之廣不可無書以紀之乃命翰林院儒臣及
廷臣以天道地道之數編類爲書其方隅之目有八求
距遼東都司陸行爲里三千九百四十四馬驛六十四
水陸兼行爲里三千四十五驛四十又自遼東東北至
三萬衛馬驛四爲里三百六十四西極四川松潘衛陸
行爲里五千五百六十馬驛九十二水陸兼行爲里八

千三百。驛一百有四。西南距雲南金齒。陸行爲里六千
四百四十四。馬驛一百。水陸兼行。爲里八千三百七十
五。驛一百一十三。南踰廣東崖州。水陸兼行爲里六千
六百五十五。驛七十有八。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水陸
兼行。爲里三千五百二十五。驛五十四。北暨北平大學
衛爲里三千六百一十四。馬驛五十三。水陸兼行。四千
六百四十五。驛六十一。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爲里五千
五十。馬驛八十一。水陸兼行。爲里六千七百二十。驛九
十六。布政司十三。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浙江
水驛十三。爲里九百四十八。福建水馬驛四十一。爲里
二千八百四十五。江西水驛十五。爲里一千五百二十。

廣東水馬驛四十五。爲里四千三百九十。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一。河南水驛三十一。爲里二千八百四十五。馬驛二十二。爲里一千一百七十五。陝西水馬驛五十一。爲里四千一百。馬驛四十二。爲里二千四百三十。山東水馬驛二十九。爲里一千九百一十五。馬驛三十六。爲里千四百八十四。山西水馬驛五十。爲里四千三十。馬驛四十一。爲里三千三百八十。北平水馬驛四十七。爲里三千四百四十五。馬驛三十九。爲里二千三百六十四。湖廣水驛十八。爲里一千七百三十。馬驛二十六。爲里一千五百三十五。廣西水驛五十。爲里四千四百六十。水驛六十四。爲里四千

二百六十五雲南水馬驛九十六為里七千二百馬驛八十三為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四川之道三水驛九十四為里七千二百六十五馬驛八十二為里四千七百九十五水馬驛七十為里五千九百時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此其大畧也四夷之驛不與焉

冬十月己丑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臣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為之時可為而財力不足不為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為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為之則事易集今雲南土壙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

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
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
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二月丙寅置寧夏群牧千戸所○甲戌申定皇城門禁
約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辛亥遣使勅周王橚發河南屬衛
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甲寅遣使勑晉王㭎發山西
屬衛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甲子救成祖文皇帝發
北平并遼東屬衛精銳騎兵命都指揮使周興等往三萬
等處勦捕野人○庚辰詔右軍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
宗壽等

諭曰皇上以鄭國公常茂有罪特以父開平王之功不忍遽寘于法安置龍州其昆弟仍享爵祿撫存如故惟龍州遠在西南自我朝平定天下土官趙貼堅稱藩納欵誠事朝廷貼堅巳故其妻乃與常茂結爲婚姻誘合諸酋肆爲不道及貼堅姪宗壽歿爲土官與貼堅妻互相告訐又言茂巳死　皇上以誠信待人且以茂功臣之子得罪而死深可矜憫并釋其告訐之罪令有人言茂實不死宗壽等知狀巳遣散騎舍人諭宗壽捕茂宗壽漫不加意延玩使者久不復命其意莫測　皇上未即問罪特命榜諭謂宗壽等知之如茂果存則送至京師以贖爾罪如復違令則命大將軍率兵討捕罪在不

敕如茂果死則宗壽亦率親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由
凡龍州軍民人等悉皆知會
三月丙申罷應天府龍江及大勝港抽分場官○夏四月
詔停造遼王宮室
敕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
遼境營繕朕常為卿言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並士
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
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切掠近者高麗来奏言多不實朕
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
軍粮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
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

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特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如此今從來之粮軍士饑困儘不即發沙嶺倉粮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助諸軍何以應之今營構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壘以居十年之後而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六月己丑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羣臣

勅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

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　亾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皇親國戚有犯任嗣君自決之惟謀逆不赦餘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

諸王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逮問合議親戚如皇后家皇妃家東宮妃家王妃家郡王妃家駙馬家儀賓家魏國公曹國公信國公西平侯武定侯之家朕皆已著之祖訓爾五府六部等衙門以朕言刊梓揭于官署永爲遵守

秋七月戊午詔國子生習讀春秋

詔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王軌範修身立教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之繼今宜習讀之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庶乎有本

有道士以道書獻却之

有道士獻道書。侍臣請留觀之，或有可取。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術。將躋天下生民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毋為所惑。

八月丁卯，命左軍都督楊文為征南將軍，廣西都指揮使韓觀為左副將軍，右軍都督僉事宋晟為右副將軍，率師赴廣西討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

戊辰，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上謂亨泰等曰：龍州地連安南，大軍壓境，彼必致疑。宜告之以趙宗壽之罪，不可赦，

安南當慎守邊境毋啓納叛之謀敬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皆幸矣亨泰等至安南陳日焜聞命甚恐仰承詔貽書亨泰等言朝廷懷柔遠邦矜恤黎庶敢不尊如天地父母此皆好生之德也而陋邦下國畏天事上之誠惟閤下亮察而已亨泰等因復書叙朝廷所以用兵之意以慰安之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詔征南將軍楊文移兵奉議等處○九月甲午詔岷王楩之國

初岷王定都岷州　上以雲南土曠人悍必親王往鎮之故命岷王改都焉

詔免山東及應天等五府稅糧○重定尚官尚儀尚服尚

食尚寢尚功六局及宮正司、并神宮尚寶孝陵神宮、尚膳、
尚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直殿十一監午門東華西
華玄武奉天左順右順七門鍾鼓惜薪二司兵仗內織染
針工巾帽司苑酒醋麪六局內承運司鑰內府供用三庫
東宮典璽典藥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親王府承奉司
典寶典膳典服三所與門官內使等官品職○始令法司
擬罪引大誥減等○庚戌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
勑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
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
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
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

之臣紛攏利作聰明上不能盡信任之變更祖法以
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求為不刊
之典昔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
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為深戒
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
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
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
以朕祖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為
遵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閏九月庚寅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

用祿米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貲軍國之用。至是戶部議更定親王歲給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

上於是重定祖訓錄。名爲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其箴戒章爲祖訓首章。上以是編之作。將垂之萬世。命大書揭于右順門內西南廊下。朝夕詳覽斟酌損益。久而後定。既而遣使召諸王至京。諭以減祿米之故。且以皇

明祖訓賜之

冬十月罷百官朝參賜食

禮部臣言百官朝參賜食實出厚恩緣職事衆多供億為難請罷賜從之先是每旦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武英等殿公侯一品官侍坐於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坐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司進膳案以次設饌食畢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為常至是始罷之

征南將軍楊文等平奉議州蠻寇

初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等駐師奉議州之東南分兵

追捕賊黨且遣人招降其脅從者賊皆焚廬舍入山谷憑險阻江栅木自守文督將士屢攻破之賊衆潰散左副將軍韓觀等遂分兵追討都康向武富勞上林諸州縣破其更吾逃花大藤峽等寨斬賊首黃世鐵并其黨一萬八千三百六十餘人賊屬八千二百八十七人焚死男女四百三十四人招降蠻民復業者六百四十八戶徙置象州武仙縣蠻寇遂平時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參議軍事以朝廷嘗命征進畢日置衛守之乃會諸將相度山川形勢置奉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等處守禦千戶所設官軍鎮之事聞詔從其言

十一月癸亥令儒臣書尚書無逸篇于殿壁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禮制集要成頒布中外

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累命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

之制各有等差著為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為不軌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紋逆黨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以為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第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者必寘之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書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啟本式署押體式服制頒布中外

十二月壬辰諭戶部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

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俱不起科○詔征南將軍楊文等班師○己酉朝鮮國王李旦遣使奉表貢方物

上見其辭不遜謂禮部臣曰以小事大禮宜修辭前者朝鮮王李旦數生釁端已嘗詰問彼謝罪之使方歸而侮慢之辭又至朕非不能伐之古人有言不勤兵於遠所以不卽興師者以此今留其使者可移咨李旦令遣撰文者至方歸之俾知生釁之由珣言表文是其國門下評理鄭道傳所撰遂命遣道傳來幾釋珣還

辛亥洪武志書成詔頒行之

其書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應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載

丙子二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以詹事府丞杜澤爲吏部尚書左春坊左贊善閻克新爲禮部尚書○乙亥朝鮮國王李旦遣其知門下府事鄭總來請印誥不許○二月庚寅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

詔緬國王罷兵解爭緬人遂聽命復詔思倫發曰朕惟中國古先聖人取順禮德各有條章列聖相繼守而行之故上下相安黔黎樂業諸侯敬畏世保子孫國祚綿長若列國敢有恃強犯寡者則天下發兵以責之賊賢害民者亦發兵以伐之暴內凌外則興師以捉之野荒民散則用兵以削之負固不服則舉兵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其罪以殺之放弒其君則明其罪以誅之犯令

凌正則杜而絶之內外亂焉獸行則殄滅之此九伐之法也爾思倫發律以九伐之法宜加憑弱犯寡之罪夫中國周隣四夷與諸酋長地里相接然朕未嘗恃頑惡凌絶滅其嗣若雲南之地巳爲我有似乎尚强以取之非也乃元世子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納我逋逃誘我邊守是乃不得巳而發問罪之師非無故也况元運天更其苗裔不當安處於此爾麓川之蠢初擅興金齒之役次謀景東而寇定邊理當發兵致討朕釋而不較未嘗强爾爲約束之邪聽爾自爲聲教今又幾年矣近聞蠶食鄰邦意在擴土地而擅有其衆又將爲我西南之役古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地里人物之類逦

神器也。非人強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思倫發。不修鄰邦之好。三面發兵。蠶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誅也如是。彼麓川周臨之國。始古至今。各有主者。未嘗吞併。朕雖不能止爾。聽爾自為。果天道使然。爾以人事應之。或者猶可。朕今戒爾。守全。設或不守全而動。若不全爵。是無全亡。然莫若守全以圖綿長。不亦美乎。思倫發聞詔。恐惶懼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刀幹孟叛思倫發。以朝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備使者。以服其下。強留思聰等。又以象馬金寶為餽。思聰為書諭却之。以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為寶。所寶者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自此不為侵擾。斯可以

明忠君之心思倫發大喜邀思聰等設宴爲樂率其部衆送之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 上以其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賜衣一襲

安南國以其前王陳叔明之卒來告哀

上以陳叔明逼逐其王陳日煃使不得其死因簒其位未嘗來告叔明懷奸挾詐戕滅其王自圖富貴不義如此庸可與乎今叔明之死若遣使弔慰是撫亂臣而與賊子也異日四夷聞之豈不効尤狂謀踵發亦非中國懷撫外夷之道也爾禮部咨其國知之

癸卯征虜前將軍胡冕討湖廣郴桂廣東連源廣西平川

諸蠻平之○丙午降禮部尚書任亨泰爲監察御史
亨泰奉使安南私市蠻人爲僕故降之
三月甲子成祖文皇帝擒胡將索林帖木兒等於徹徹兒
山
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於道上意胡兵
往來恐有寇邊之患。上曰胡人多奸示弱于人此必
設伏以誘我軍若出軍追逐恐墮其計於是勅成祖文
皇帝選精卒壯馬抵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示胡兵所
在隨宜掩擊三月甲子文皇帝率諸軍北至徹徹兒山
遇胡兵與戰擒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
良哈禿城遇哈剌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壬申罷漢揚雄孔廟從祀進董仲舒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揚雄臣事賊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于名教甚爲乖舛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　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

秋八月丁未免大平等五府田租○庚戌改六部諸屬爲清吏司

上以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別故欲易其名因寓觔勵之意凡諸部屬皆曰清吏司更其名者十有三吏部選部曰文選司封部曰驗封司勳部曰稽勳司禮部儀部曰儀制祠部曰祠祭膳部曰精膳兵部司馬部曰武

選。駕部曰車駕。庫部曰武庫。工部營部曰營繕。屯部曰屯田。水部曰都水。虞部曰虞衡。其戶刑十二部。及吏部考功。禮部主客。兵部職方。名皆仍舊。

頒表箋文式于天下

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上甚厭之。乃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賛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令凡遇慶賀謝恩。則如式錄進。

九月丁卯。朝鮮送撰表人鄭總等三人至京。皆留之

朝鮮國王李旦。送撰表人鄭總等三人至。且言鄭道傳病不能行。表辭實總等所撰。上謂禮部臣曰。今朝鮮

送來數儒生勿遣其還蓋此輩畧通古今未知大道故任其小智調弄戲侮若朝鮮廢置無乃皆數生之爲彼數生者幸灾樂禍曾不如昔楚國一伶人耳昔楚伐鄭軍少北鄭公鍾儀陷焉鄭得之獻於晉公見之問南冠者爲誰有司云鄭人所獻楚囚也晉公召問之鍾儀所言皆中理以語范文子文子知鍾儀雖伶人君子也盍歸之晉楚搆兵連歲不已此人歸晉楚罷兵必成公從之厚待而歸之楚遣人報鍾儀之歸晉之德也由是兵解數十年無征戰之勞此一人懷君子之道能排難解紛以安黎庶朝鮮數生曾不如一伶人古人云以道助主者以德而安天下此數生不爲主量力敢爲小敵之

堅故作戲慢生隙殃民爾後文朝鮮無用是數生留之京師別授微職以杜王左右之禍

冬十月乙酉詔定各司奏事次第

禮部會議凡奏事一都督府次十二衛次通政使司次刑部次都察院次監察御史次斷事官次吏戶禮兵工五部次應天府次太常司次欽天監若太常司奏祀事則當在各司之先凡晚朝唯通政使司六科給事守衛官奏事其各衙門有軍情重事者許奏餘皆不許詔從之

革大理寺案牘盡移後湖○改置天下按察分司為四十一道○十一月己巳詔刊稽古定制

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誡勑終莫之省迺命翰林儒臣取考采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勳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物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十二月丙午復永州知府余彥誠等十八人官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定遠知縣高斗南儀真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肅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寧縣丞蘇益等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丁丑三十年春正月丙辰命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巡西北邊以備胡寇○乙丑漢沔盜高福興等爲亂詔耿炳文郭英討平之○壬申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

先是以雲南荒服之地未設按察司命布政使司兼理之至是始置司設官其軍民重事仍令與西平侯沐春議之。

己卯改太常光祿二司爲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爲鴻臚寺

設官六十二員卿一員正四品少卿二員從五品丞二員從六品主簿一員從八品錄官司賓署丞一員正九品司儀署丞一員正九品鳴贊四員從九品序班五十

員從九品。

己卯頒爲政要錄

其事載文武官爲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

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條

二月白虹亘天貫日○丙戌朝鮮國王李旦遣使進貢謝

恩

朝鮮王李旦。以柳珣等蒙恩放還。遣其判三司事偰長

壽密直副使辛有賢等貢鞍馬。及金銀器布人參等物

至京師謝恩。上諭禮部臣曰朝鮮密邇東陲之地國

家爲切近前者王氏怠政而亾。李氏繼興。數生邊釁。與

語再三。終不能止。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朝鮮本新

造之國而所用之人皆非賢智之士。此恐非三韓之福也。昔子產於鄭。凡為辭命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必更數人之手而後行。所以鄭國稱治。如鄭道傳等廼小人之尤者。在王左右。豈能助其為善。苟使鄭總盧仁度。金若恒仍在朝鮮。又鄭道傳之羽翼。今總等既不免王不精審又將假手於人矣。宜諭其國王。深思熟慮以保三韓

三月癸丑策試會試中式舉人于奉天殿擢陳䢿為第一

○庚辰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龍里千戶吳得鎮撫井孚戰死

林寬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井孚議城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司堅守以待援至賊縱火燒

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為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令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即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方盛宜候其怠擊之得曰城破頃刻何候之有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於君不孝於親吾何用生為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乎戀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井乎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為指揮僉事乎為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勅兵部申禁約私茶事宜諭川陝守邊衛所

先是勑右軍都督府曰古者帝王馭世必嚴夷夏之辨

者蓋以戎狄之人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則必侵侮而為邊患矣今朵耳思藏長河西一帶西番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所謂貿遷有無者也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而彼玩侮之心漸生矣爾右軍即移文秦蜀二府長史司啟王發都司官軍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為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椿曰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無此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為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於唐而盛

於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戎狄之道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我國家榷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雜物使蕃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爾其諭布政司都司嚴爲防禁無致失利○至是勅兵部曰巴茶自國初徵收累年與西番易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使戎羌放肆生侮慢之心蓋由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濫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爲名橫科馬匹以致番人悖信朝廷初不知此但謂西番不順豈知邊吏有以激之已命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令各番酋領受牌爲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

巡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備傳朕意諭邊守者知之。於是兵部具禁約事宜遣人齎諭川陜守邊衛所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

夏四月乙酉勅晉王成祖文皇帝備邊○辛卯諭成祖文皇帝築大同城○丙申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為刑部右侍郎

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卻而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 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甲寅大明律誥成

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倣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

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凡榜文禁約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令編成書刊布中外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乙卯命楚王楨率師征古州洞蠻湘王柏副之○庚申夜有星大如鷄子自天厨入紫微垣有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己巳勑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上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勑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不可不愼也爾等所守

地方。不下六千里。急遽難爲聚會。每處軍馬多者不過一二萬。而胡人之馬計有十萬。設若南行。馬勢必盛。自非機智深密。晝夜熟筭。孰能制之。兵法云制人不制於人。多筭勝少筭不勝。况無筭乎。爾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倘或失機誤事。非惟貽擾朕躬。爾等安危。亦係於是。吾今畧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行都司軍馬各守地方。倘遇胡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怠。分散隊伍。不嚴我以馬步邀截要路。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勝之。必至失利。務深

嚴設計待彼恣意馳騁則一鼓可擒其首將矣。

陞翰林修撰張信為侍讀編修戴彝為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有壅蔽則耳目蔽塞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邪阻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即為所蔽矣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乃能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

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奔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之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從何生矣

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並賜鈔遣還

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

六月辛巳策試下第舉人于奉天殿擢韓克忠爲第一

先是禮部會試者多而中式者少被黜落者咸以爲言

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

至是復廷試之擢韓克忠爲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

身有差。

命兵部諭守邊諸將

自今邊將不得以所虜胡人為家奴。所獲馬匹牧于塞上。或千百匹。或四五十匹。不得私鬻。若欲財用。則入為于官。給其直。若征討悉分給騎士。還日損者償其直。馬少不須深者聽。

遣政平訟理二榜諭罪囚

上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哉。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

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詔理旛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冤者即爲奏聞。無冤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襍犯死罪者。准贖。

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秋七月。置都知監。銀作局

都知。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銀作。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命曹國公李景隆訓練河南將士。○八月己亥。以義門鄭沂爲禮部尚書。○丁未。禁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匠

上諭工部臣曰天下人匠編成班次赴工各有定期然諸王府毎有興造臨期之際趨此違彼艱莫甚焉夫勞民動衆春秋所戒方今諸王在國宮室各有定制皆宜守禮安分勿擾於民可也朕嘗聞元時盧州太子爲修宮室令民月輦昇木監司版圖兒見其苦即釋之又如威順王在武昌因恐小吏械繫之于市廉訪司官言此小事王宜勿預王即釋之此二子皆知禮奉法聽納正言所以能享其富貴也今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作勞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〇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

耘早作夜息蠶婦繅絲緝麻縷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巳有食惟粗糲衣惟垢弊而巳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蔑無聞知。一衣製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辛亥令天下各置木鐸

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凡遇農桑時月清晨聚衆鼓鳴此皆會田所及時力田里老縱其怠

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
內互相賙給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癸亥勅楚王楨湘王栢率其眾築銅鼓城
勅楚王楨湘王栢曰前命爾兄弟帥師征蠻既不親臨
戰陣建立功勳宜各以護衛軍一萬銅鼓衛親軍一萬
靖州民夫三萬餘築銅鼓城每面三里城池宜高深坊
巷宜寬正營房列宜齊整期十一月訖工令銅鼓衛指
揮千百戶守之其銅鼓軍士除留一千守衛餘從總兵
征進至耕 時仍還本衛爾兄弟可率築城護衛軍士
還國繪圖來奏知。
乙亥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古州叛蠻無功命左軍都

督楊文爲征虜前將軍代之遂平諸洞

諭文等曰。都指揮齊讓討賊久而無功故命爾等代之。凡用兵行師以嚴明爲務。賞罰必當功罪然後恩威並行人心悅服如分遣官軍入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十里或二十里暮即還營如此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狙詐若五開蠻人果來連搆即調兵會征南將軍都督僉事顧成用勦捕之其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以事獲罪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一功寧都督湯都督嘗領兵爲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二人亦令從征宋都督劉都督亦可與軍一二萬俾自當一路仍洗激思州宣慰司土官轉運糧餉以足軍用。文等進討

諸洞叛蠻悉平之
冬十月戊子停遼東海運
上諭戶部臣曰遼東海運連歲不絕近聞彼處軍餉頗有羨餘今後不須轉運止令本處軍人屯田自給其三十一年海運糧米可於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倉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其沙嶺糧儲發軍護守次第運至遼東城中海州衛倉儲之
十一月癸酉平緬蠻刀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為左將軍徐凱為右將軍討之
思倫發奔至京師上憫之命沐春等率雲南四川諸衛

官軍往討刁幹孟。諭思倫發曰。爾遠離鄉土。經涉歲月。不能無懷土之思。强臣爲亂。勢不自容。奔逃至此。欲謀還國。非將勇兵强不可得也。朕今送爾至雲南。與西平侯且駐怒江上。先遣爾平日心腹之人。往國中。諭爾還國之意。以覘國中之向背。立衛牆衡。以覘其勢。若威遠遠幹。已附朝廷。他郡亦皆聽命。則刁幹孟反逆之威日消。腹心之人。效順者多。爾歸國之期。可數日而待矣。若輕易而進。而刁幹孟之勢方盛。國人腹心。莫與爲敵。則爾之疆土。終非爾有也。

春二月癸未。上不豫。

廷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

之君失於勤民怠於事神由是假手群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然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六十七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皐陶稷契伊尹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戊寅三十一年春二月戊寅定吏員出身事例○平緬變

刁幹孟請入貢

西平侯沐春奏麓川刁幹孟請入貢。刁幹孟叛。逐其酋長思倫發。恐朝廷發罪致討。故來歸款。而思倫發所部勿都。亦提守騰衝怒江及景東通外威遠等處。俱已嚮化歸朝。刁幹孟懼為所攻。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勿都。其言入貢恐未可遽信。今姑勒兵俟之上遣人諭春曰遠夷詭詐誠有之。然姑從所請。以伺其變。其勿都所守諸路。備可從宜撫諭。若刁幹孟之虛詐。當審度其宜而處之毋失事機。

甲辰都督僉事徐凱執卜木瓦寨叛酋賈哈剌送京師伏誅

貢哈剌麻此士泰也初王師克建昌援以指揮俾領其部落後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上木瓦寨其地峻險三面斗絕下臨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僅可通人行官軍至輒自上投石遂爲所拒不得進及是凱等至斷其汲道以困之寇不得水日就窮促凱乃督將士直抵其寨力攻之寇不能支遂就擒

三月己酉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使貢馬及琉璜胡椒等物

先是其國遣女生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謝恩來貢

夏四月丁丑罷回回欽天監○庚辰五軍都督府兵部請討朝鮮不許○勑成祖文皇帝召西京開平遼東諸將分

左右翼與代遼寧谷王禦虜
勅曰近聞塞上烽火數警此胡虜之詐彼欲誘我師出境縱伏兵以邀我也不可墮其計中烽起之處人莫宜近雖望遠者亦須去彼二三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不寇大寧即襲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豈可不為之慮可西涼召都指揮莊德張文傑開平召宋真宋晟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等督兵一處遼王以都司及護衛軍悉數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軍須十五萬布陣而待令武定侯劉都督宋都督與於左莊德張文傑都指揮陳月與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無不勝矣兵法示

饑而貢飽。內精而外飾。其祭之

己丑享太廟。諭太常宜加敬慎

享太廟畢。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經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照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令嚴潔。以安神靈。

陞刑部侍郎裴昭為左都御史。天策衛經歷周璿為左僉都御史。龍江衛經歷黃福為工部左侍郎。羽林衛經歷邊昇為工部右侍郎。

皆以言事獲罪者也。

五月，都督何福擒叛蠻刁幹孟。思倫發復還平緬。

西平侯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思倫發于金齒，使人諭刁幹孟，不從。乃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福等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殺其酋刁名孟，斬獲甚衆。回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躪寨下，揚塵以驚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衆懼，遂率衆降。春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刁幹孟乃遣人乞降。事聞，朝廷以其狡詐，復授春征虜前將軍，令俟變

以討之寨復叛爭刁斡孟克不降乃命都督何福往討擒刁斡孟以歸思倫發始得還平緬踰年卒
五月甲寅上不豫○丙辰四川平茶土酋楊欣來朝貢方物○乙亥勑成祖文皇帝總率諸王備虜
戊午勑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為將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　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國之門戶今以爾為總兵往北平參贊　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選揀精銳馬步軍士隨　燕王往開平隄備一切號令皆出自王爾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愼毋二心而有二志也○勑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胡虜遠遁久矣然所

彝未殄不可不防今命爾爲總兵官都督劉眞宋晟爲之副啓遼王知之以遼東都司幷護衛各衛所步軍除守城馬軍及原留一百存守斥堠餘皆遼東精銳隨遼王至開平迤北擇險要屯駐隄備一切號令悉聽 燕王節制 乙亥勑 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爲長攘外安內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英總遼東都司幷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乂安黎庶以答 上天之心以副吾托付

之意其敬慎勿忘

乙酉上崩於西宮皇太孫即皇帝位○辛卯葬孝陵

上以天縱之資起自田里遂成大業當是時元政陵夷豪傑並起大者竊據省郡小者連數城邑皆恣爲殘虐糜散生民天下大亂極矣 上在民間惻然傷之已而爲衆所推戡拒之益來乃不得已起義兵即條法令明約束務以安輯爲事故所至撫定民咸安堵十餘年間盪滌群雄戡定禍亂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致也即位之初稽古考文制禮作樂修明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尊孔子崇儒術育賢才註洪範叙九疇罷黜異論表章經籍正百神之號嚴祭

祀之典察天文推曆數定封建謹法律愼賞罰撫四夷海外遠方皆遣子入學南極炎徼北逾冰壤東西際日月之所出沒罔不率服昧爽臨朝日晏忘倦虛心淸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即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覩斥侈靡絕遊幸却異味罷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身爲天下先凡詔誥命令詞皆自製淳厚簡古洞達物情戒諭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勑子孫臣庶具有成書詔法萬世謹宮壼之政嚴宦寺之防杜外戚之謁而家法尤正紀綱法度彰彰明備至於禮先代罷獻俘尊高年孝弟勵農桑蠲逋負宥死刑焚獄具

旌廉能懲貪酷摧奸暴佑良善寬仁愛人專務德化是
以身致太平三十餘年民安其業吏稱其職海內殷富
諸福之物莫不畢至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遡古遠矣傳
稱唐虞稷契后殷周繼然成湯華夏乃資亳衆武王代
商爰賴西師至于漢高雖起徒步尚籍亭長扶縱徒集
所附 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響應以有天下方冊所
載未之有也於戲盛哉況生而神明屢有異徵日章天
質鳳采龍姿聲如洪鍾奇骨貫頂故元時太史言聖人
生江淮搜讖索之竟不能得盡天啓 大明隆盛之運
實生聖人以膺景命夫豈偶然哉在位三十一年升遐之
日天下哀慕如喪考妣永樂元年六月丁巳尊謚 聖

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
太祖。○上嘗退朝顧謂侍臣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
爲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
故曰愼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
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
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
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上又嘗謂
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爲
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
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
以治之。君能愛安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朕共事

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夫有弗至者卿即以爲言使之有所警苟謂已安不以爲意治亂繫焉卿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悖敢不盡心○上又嘗燕閒與侍臣論事上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由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以道

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上又嘗諭羣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或繆此則識見未至故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繆戾者此特故爲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故無所回互小人巧於修飾故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已當兼取於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

爾○上又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強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上又嘗謂侍臣曰毀

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爲所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同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實故知人爲難而知言尤爲難也